

新唐书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夷狄爲中國患尙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羣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貺以爲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爲之勞師其降不爲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爲寇不能也爲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可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

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

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彊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彊則內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棄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甘大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

險阻虜人騎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豸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佑謂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彊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大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浸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腴一斛歲少四五百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

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百里卽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
息計其舉國之眾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安安今
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
家吐蕃繇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
農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已至
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
馬剝弱天下襍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宿敗之師此不蒐練之
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
餘贏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
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
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宮廣矣
金繪溢矣子孫官矣何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多

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回視刀鋸菜色甚安一
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
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
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
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
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
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
尋之戟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鋌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
眾自度不能畱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尙可南蠻殘我至葦皋鑿
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書算於成都業成而去
習知山水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嶲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
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

苦於重征者亦欲啟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訶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巂三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爲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彊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閼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

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可汗建廷都斤山
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
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
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偪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
疆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
特勒康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
多橫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
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
城門無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邪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
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
帝爲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卽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
子什鉢苾幼不克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利弗設是

爲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眾萬人秦王討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謀取并州置楊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羣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主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奧射設陋弱棄不立更取其弟咄苾嗣是爲頡利可汗

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患之遣

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往啟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警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悖慢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鴈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卻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璫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

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
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贄魚膠紿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
其使特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飢馬邑可圖也詔
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
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
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
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
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幽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
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狙其歸并州總管
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顗獻俘
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
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

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渭幽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爲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奄至陳五龍阪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陳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爲深入我秦王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荅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邪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卽遣使者來曰王母苦我固

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卻秦王縱反閒突利乃歸心不欲戰
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
遂自託於王爲昆弟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
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既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
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
踰南山按行樊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
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
和亦會甚雨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
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
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
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
兼天下罷十二軍尙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

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驀戰新城驀敗績於是張瑾
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
及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
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
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
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
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
并州數縣入蘭鄯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
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
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狎隴渭閒平道將軍柴紹
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深入負則
請和不恥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京師戒嚴攻高陵

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何妄以兵入我都畿自夸盛彊邪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酋見帝皆驚下馬拜俄而眾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與頡利按轡卽麾軍卻而陳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埽地入寇以我新有內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旣深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

日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還蕭
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旣而虜自退其策柰何
帝曰突厥眾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水西而酋帥皆來謁
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敕長孫无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
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之反覆掌耳然我新卽位爲國者要
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修德與我爲怨其
可當邪今仆械卷鎧陷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
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
於我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
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飢
懼王師乘其敝卽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